

落日

红门

中国当代文化书系

季羡林题



6

小说卷

丛书总主编◎季羡林

主编◎林斤澜 曹文轩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当代文化书系·小说卷
丛书总主编 季羡林

落日红门

主编 林斤澜 曹文轩

(六)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落日红门:小说卷/林斤澜,曹文轩主编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0.5

(中国当代文化书系/季羨林总主编)

ISBN 7-80094-578-2

I. 落…

II. ①林…②曹…

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6948 号

落日红门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38 字数 749 千字

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— ISBN 7-80094-578-2/I·368

定 价:180.00 元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《中国当代文化书系》顾问名单

钟敬文 张岱年 卞之琳 林 庚 陈 原
任继愈 冯亦代 严文井 周汝昌 范 用
黄苗子 郁 风 丁 聪 吴祖光 郭预衡

总主编：季羨林

编委会名单

季羨林 牛 汉 林斤澜 姜德明 邵燕祥
汤一介 乐黛云 宗 璞 牧 惠 高 莽
李国文 谢 冕 王德后 王富仁 钱理群
刘梦溪 柳 萌 母国政 舒 乙 朱 正
张思之 张抗抗 李景峰 斯 妤 邓九平

执行主编：牛 汉 邓九平

本卷策划人：张家勋

中国当代文化书系

季羡林题



猛 犸

戈 麦

叶和几个朋友一年一度的盛大晚宴又在叶的家里举行了。叶的妻子是一位刚刚入境的西伯利亚女郎。叶的妻子叫西尔维亚。西尔维亚的出现，给叶的几位好友增添了不同已往的新的感受。西尔维亚有一对灰蓝色的眸子，一头漂亮的金发，柔软的白色羊毛衫和绷得很紧的牛仔裤显露出西尔维亚动人的腰肢。每当西尔维亚双手举着丰盛的酒菜，重新走进客厅时，叶的几个朋友都禁不住一阵强烈的嫉妒。叶的几个狐朋狗友都是堕落多年的青年，叶和他们在大学时代相识，后来一直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。他们每年的除夕在叶的寓所相后，所谈论的仍是书籍、汽车和女人这些陈旧的主题。叶一直过着神秘的单身生活，而江和林早已娶妻生子，茗是个一败涂地的浪人，刚刚在秋天和一位海誓山盟的高级女知识分子分手。茗和江、林三人这一次重游旧地，深深感受到叶已经离他们很远很远了。

在叶的酒柜中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海外名酒，茗提议只喝张

裕的“金奖”。茗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，但每一个地方都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。茗自幼苦读诸子，二十四史如数家珍，大学时代广泛研读了外国文艺，行为放荡，被称为流氓夫子。叶显得格外热情，频频向三位祝酒。西尔维娅在酒菜齐全之后再也没有出现。

“我最近看到一本《第四纪冰史》，从它字里行间的论述中，我发现有关猛犸象已经灭绝的结论证据不足。考古学家们认为历史上最后一群猛犸象深入到北美北部的森林，并被北美的原古猎人歼灭。”茗在酒过三巡之后，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这桩考古疑案。江和林都隐了各自对茗这些年流浪生活的回忆。叶的内心浮现出以往许多个夜晚所有过的梦境，他眼盯着窗外皑皑的白雪。茗谈兴正浓，“可是，并不能否认在那场古老民族对一群邪恶的物种围歼过程中，个别猛犸又一次跃过白令海峡，回到欧亚大陆。我的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说，他去年在贝加尔湖以北的冻土上看到了一个形貌极似猛犸的动物，他跟踪了三个晚上。”茗说到这又一次拿起酒杯，大饮了一口，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谁知道有一天，猛犸会不会走进我们每个人的院子。”叶心中一悸。

叶在茗心目中一直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兄长，茗在国外漫游的时候，始终与叶保持频繁的通信，有时一写就厚厚的一沓。每年的岁末，茗回到叶的城市，象是漂泊了很久又回到了精神的故乡。“猛犸象恐怕确实没有消失，我在许多次梦中，都梦见过。”叶终于说出了积蓄了很久的心病。江和林吃惊地望着

叶，他们仿佛不敢相信。叶的话在茗的预料之中，茗和叶始终未谈及过猛犸，但叶的精神状态这些年来，茗已经摸得很透。

江不得不打破晚宴的沉闷，絮絮叨叨讲了很多官场的笑话，林不时也开些玩笑，客厅里的钟敲响第十一下，江和林起身告辞。

叶在把茗送上汽车回来的路上遇见了西尔维亚。西神色慌张：“我刚刚去了别内尔家里，家里有事让我回去，”西两眼噙满了泪水，深情地望着叶。叶此时心如刀绞，他感到无法挽回。西的身影已经隐没在茫茫的雪地之中。

在失去西尔维亚的第一个夜晚，叶睡得很迟，他梦见自己又一次走在京都近郊的废园小径上。从“月上林梢”的小桥过去是一片古堡的残垣，爬过雕有花纹和兽像的断石。叶来到几棵柏树下，很多梦中他在那里坐过。很远的地方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月影，铺在地上，象是月亮映照在水上被放大了一样。一个黑影出现在月影中央。

春节休假的几天，茗每天晚上拉响叶的门铃。茗每次都要谈起那部考古巨著。“猛犸在第一次渡过白令海峡是在第四纪冰期之前，那时欧亚大陆和北美已经分离。猛犸是怎样过去的呢？或许是存在两种不同属种的猛犸，即亚洲种和美洲种，那样就不存在第一次渡过白令海峡，可是在白令海峡的个别岛屿上已经发现了猛犸化石。”叶的兴趣根本不在考古发现上，“猛犸这种生物很可能有自己的泅渡方式，比如说蹼足，或者它的棕红色毛皮极为宽松，长长的兽毛有浮水的功能。”“不可能。”

茗不假思索地说，“在寒带任何一个地区挖掘出的猛犸化石从不存于水底，可见猛犸不可能只身泅渡。”

在这个夜晚，叶又一次梦见自己走在京郊的废园小径上。在那一小片月形的光圈上，出现了一个白衣女人。女人长长的头发在月光下泛着棕红色的光。叶安坐在一棵柏树下面，看到那个白衣女人跪在地上，脸庞仰着，正对着这几棵柏树上的月亮。

茗神色焕发，左腿跷在右腿上面，大谈这几天在一个日本朋友家里的巧遇。“我刚刚认识了一个俄国少妇，这是我这么多年见到的最有趣、最漂亮的女人。”叶感觉异常疲倦，任凭茗手舞足蹈地说来说去。叶在西尔维亚离开以后第一次想起了她。

叶在这个夜晚，又一次梦见自己走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。“这是哪呀？”叶仿佛在走一个大雪堆积的古堡，双腿在一尺多厚的雪上踩下去又拔出来，无穷无尽的雪，叶的双腿象铅袋一样沉重。

茗的造访变得稀少，叶察觉得出茗在完成一件重大的事情。一日傍晚，茗又来了，叶感到茗似乎带来了什么重大的消息。茗说：“我结婚了。”叶沉默不语。现在是傍晚六时，天又下起雪来，叶走到窗台拨弄着几盆仙人掌的针刺。叶不知道茗是在什么时候走的，胃里有一种饥饿的感觉。叶感到这次茗来到京都大谈那一部考古学巨著，有他一定的心理背景。

接下来一段时间内，叶的睡眠极好，没有再做梦。白天，

叶始终在不停地抽烟、喝酒。下午的光阴最难度过，往往在这个时候叶能想到西尔维亚。和西尔维亚相识，也是一个大雪天，叶在京郊的一座废园里散步。除此之外，叶基本上想不起更多的事情。叶抬眼看着窗外冬日的夕阳在树林上坠落的情景，想着一天又要过去，心情格外沉重。这时夜幕完全降临。

叶吃了一点面包，这是他一天中唯一进食的东西。挂钟敲响了七下。窗玻璃有被叩响的声音，象是一个雪团打在一块木板上。叶静静地在等，又是一下，接下来一声紧似一声。叶转身走出卧室，打开房门，月光白白地倾泻在雪地上。叶转到那扇窗的前面。一排巨大的脚印从一个方向上延伸到窗前，又向另一个方向延伸过去。有的脚印是三趾的，有的是四趾的。叶的骨骼中透出一种彻骨的寒意。他摸了摸刚才被扣响的那扇窗子，转身往回走。这时，在两个大脚印的雪窝里，叶看到两只呢绒女士手套。

叶一夜未眠，早晨六点三十分的时候，他打开了收音机。“昨天夜里，一只从外蒙流窜到本市的猛犸象，掠过××街向本市南方奔去。有关方面正在组织人力缉捕。这只猛犸象的出现，可能会给古生物研究带来一次革命性的冲击。”播音员纯正的口音在叶的客厅内萦绕不散。

门

林斤澜

命 门

“门”之一

西方有个诗人有首诗叫“门”。他说他“手上随处有门一扇”，“开向四面八方”。有时听见门里边在“狂吠”，在“嘤嘤哭泣”，在“雨声淅沥”；可是里边“没有狗”，“没有女人”，“没有雨水”。说得特别的是“钥匙儿灵巧可爱，像说谎者的舌头。”“像活着的心房那样跳动。”

“甚至有时我自己敲了门，

锁孔也接纳了钥匙。

而我却没有找到我自己。”

东方有个退休诗人——退休是眼前的说法，传统上叫做退隐。住在郊区单元楼里，那天傍晚到田野散步，想着名片上可

印“述而不作”四个字，不免得意，多走了几步，不觉天黑。往回赶时，已经看不见那一片楼房的轮廓，只见夜空一行行一点点灯火，或疏或密，或明或暗。隐约能听起伏的叽唧叭叭，仿佛不是人世间的语言。随着阴气渗过来，心惊血沉，却又好不熟悉。只管顺着小路过去，有小山，到不了山前，有河，到不了河边，左手转弯，有双扇的后门。推开，几步，是个方方正正空空荡荡的花厅……诗人的眼睛“吃进”一张画、或是叫这张画“套牢”。花厅不是正厅，原是这家人挂云图——代代祖宗画像的地方。这一张是云图中的行乐图，画中少妇初嫁，眼如柳叶，嘴如樱桃，珠冠沉重，霞帔庄严，更加色彩斑斓，整个像金属镶嵌锻造。可怜手腕细细，脖颈糯糯，青春袅动若不胜负担，气血升温若不堪磨擦。少妇一手推门，一手拿着铜锁匙，形似袖珍耙子，拴着红头绳蝴蝶结。那门没有打开！那门上有云纹，下有水波，不知道是什么门？诗人心中油然，眼睛却定定如油炒荸荠；兀那少妇的线条袅袅中，樱桃那里出现鸟爪，柳叶旁边发生鱼尾，细细的粗糙起来，糯糯的怎么僵硬了。啊，少妇变做老妇，珠冠似盔头，霞帔如甲冑，那门还是打不开。打了一生一世，耗尽年华，诗人心痛大叫：

“谁也没有打开过，那是生命的门。”

妇人吃惊。钥匙落地，诗人弯腰去拾，直起身时，眼前黑糊糊一片……不就是自家宿舍楼，不就是自家单元门前，推推，里面灯光明亮。老伴正和邻居争着麻将经：一个清一色，一个一条龙。诗人心想刚才做了场梦，荒唐！手心里却又捏着

把东西，生怕老伴噜嗦，赶紧朝裤兜底下塞，感觉到耙子似的，拴着头绳蝴蝶……心头暴擂瞎鼓，老伴迎门质问：

“单听，白板，自摸，几番？”

“几番风雨几翻愁。”

敲门

“门”之二

退休诗人拉上窗帘脱掉外衣，和晚上睡觉一样的睡、午、觉。刚退休那几天，他和人说起好像兴高采烈：“整下午睡、午、觉。”

后来下午有人敲门，他都好像烦恼了，小声嘟囔，可又高声答应，不让人走掉，立刻穿衣服，思想也随着活跃起来。

“谁啊？”大声。

“我。”

小声：“我是谁？”大声：“来啦。”小声：“子曰：身体肤发，还有姓名，受之父母……”

这天做了个梦：盥洗盆了里浸出长头发，头发从水里冒上来，是个脑袋……这在电视里见多不怪了，不过那是池，是湖，是海。盆子有多大？冒上个长头发脑袋满膛满腔的，够刺激。冒上了脸，冒上了肩膀……原来是表妹，表妹还是少女模样，脸上身上滴滴哒哒，是水珠是泪珠分不清。那眼睛对面视而不见，在天边天外云游，是梦是痴是渺茫……

敲门

诗人惊醒。

“谁啊？”

“我。”

诗人穿衣服，小声嘀咕：我是谁？中国人非不得已，不报自己的名字。外国人一拿起电话不等问，就说，这是“死的瘟生”办公室。中国戏曲舞台上“报名而进”的，肯定是下属下辈，要是特别要谁报名，不是奚落就是刁难。弄得问都不好问，先绕弯儿问单位。诗人系着扣子，大声：

“您是哪儿啊？”

“我。”

小声：还是“我”。父辈的名字连写也得多一笔少一笔，或是找个同音字顶替叫做避讳。外国人叫爸爸小名，叫爷爷外号，说那叫亲，那较真。可人家不养老人，孩子养到十八独立。亲吗？真吗？有天伦之乐吗？诗人把根拉链一气儿拉到头，向门外招呼：

“来啦。”

中国人血亲，连知心朋友，都能有心灵感应……感应，啊，脑子里蓬的出现一座木头小楼，在水池边上。表妹坐在窗里，光线幽暗，可那眼睛的渺茫，就是黄昏时节也穿透过来。她父亲锁了楼门，她大哥钉了窗户……

退休诗人趿拉着鞋，拽开房门。门外一干二净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偏偏廊道中间有一摊水迹，盆子般大……诗人盯着水

迹看见自己青春年少，趁黄昏爬上池边小楼，对着钉死的窗子，告诉里边千万想得开，来日方长。表妹说放心，若有三长两短，定来告别……当时心都碎了，怎么这些年给忘记了。那么今天来敲门，到底今天告别来了。那么她是从水里走的，是水遁。

中国的感应。

幽 门

“门”之三

老伴告诉退休诗人：“现在什么事情也没有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”这是“影视”上常说的活。

诗人回了一句一两百年书本上的名句：“好像世界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”两个花白脑袋相视而笑。

“头儿说——”若换个场合，应当说领导上组织上。”这回让你接待外宾，还安排在家里，是让你随便一点。头儿特别交代：不是做检查，再呢，千万不要认罪。”

“那我说什么呢？”

两个正好站在门边，老伴灵机一动：“三十年前，一个外宾说，这是墙的城。你立刻回答：也是门的城。因为有墙就有门。当时头儿还表扬你的幽默。你说墙是防守，门是开放。你看，现在大家把开放当作刚出笼的馒头，其实三十年前你就挂在嘴上了。”

诗人得意，微笑，眼珠朝上翻——想当年，一脑门子新鲜的幽默好像一个个彩色线轮，随便捉住哪一个的线头，就可以拉出无穷无尽……现在那一个金黄的就是“开放”，可是一拉，断了。那朱红的“门”，也一寸两寸叫做寸寸断。啊，谁把线轮沤坏了？一个女人的声音狠狠的：“什么开放？投降！投降！！”一声比一声狠。“什么防守？修！修！！修！！！”

这个女人五官端正、小巧、细腻，足够一个“娇”字。因此激烈起来也不太像阶级斗争，尽管把十分的鄙视沿鼻沟泻下来，十二分的厌烦拿嘴皮撇出来，也都像是个人生活中的撒泼。偏偏诗人大男子，栽在娇娇手下，全身仿佛叫罪过裊裊起来。暗中声称：塞一包砒霜在她手心里，使个眼色，就会毒死亲夫……

老伴叫道：“说话呀，别傻着，别直着眼，现在用不着装聋作哑。头儿说了，要装幽默，不是装不是装……”

诗人东抓西挠，无奈线轮寸断，好容易有一个抽出丝来：

“……这回叫我接待外宾，是领导上对我的信任，是组织上交给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。我过去在墙和门上，向资产阶级投降，大放修正主义的流毒……”

老伴大叫：“不要检查。头儿说了，千万千万不要认罪那样，要你的拿手：幽默。”

“线轮沤了。”

“你说有钱人家门倒不少，中门最大，可是一年开不了两三次。你幽默了一句，逗了个满堂彩，记得不？地铁设计了四

个门，倒锁上两个。这回你的幽默上了报。记起来了把。”

诗人想着隔世的言论，那个娇女人的声音又出来了：“花岗岩！花岗岩！！”最流行的辱骂，针对顽固脑袋。谁知这个女人的脸面也坚硬起来，青灰起来，眼睛鼓胀——鼓成单眼皮，胀满眼窝。可也还潜伏青灰的冰冷的爱娇。诗人叹道：恶之花。花之恶……一个哆嗦，全身裋褐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
老伴跺脚，拍手，吆喝。空白一无所有，也无能为力。挣扎吧，像梦魇里拚死挣扎，挣出一个线头来了……

一批斗是完全必要的，非常及时的，花岗岩脑袋是复辟的基础，是投降！投降！！是修！修！！修！！！”

锁 门

“门”之四

这个苗条的老人家不论哪一路算法，都会是老年了。体态的轻盈已成轻飘，孙女儿不时拽着点，仿佛经不起人来人往的气流推搡。老人梳背头，花白头发纹丝不乱贴在脑后。深色衬衫，外罩浅棕条纹坎肩，上下不见星星尘土。一条雪白的麻纱手巾，老像没下过水，一只角掖在坎肩的右腋下，半藏半潇洒在胸前。随手一拽下来，掖掖眼角嘴角。和人谈话时候，掖在手心里，手指摩挲……这一条白手巾，带来风韵犹存。

孙女儿十来岁，架着黑边眼镜，架起了世事洞明的样子。孙女牵着奶奶走上台阶，吩咐：